

贾平凹长篇新作《带灯》研讨会综述

韩蕊, 严雪迪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陕西 西安 710055)

摘要:贾平凹长篇新作《带灯》研讨会于 2013 年 5 月 25 日在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召开,与会专家从文本定位、主题内蕴、人物形象和叙事结构及贾平凹文学创作等方面进行了全方位深层次的学术交流。研讨高度肯定了作品的价值和文学史地位,认为《带灯》运用作家一贯地中国式叙写,深刻地揭示了社会变迁当中历史的人性,在对乡村文明式微唱响挽歌的同时,探索了民族灵魂的发现与求索;关于小说主人公带灯艺术形象和 26 封信件专家们则更是讨论热烈,各抒己见。

关键词:贾平凹;带灯;中国经验;中国式叙写

中图分类号: I 2-27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8-7192(2013)05-0048-04

A Review on Jia Pingwa's *A Firefly Shinning in the Darkness*

HAN Rui, YAN Xue-di

(Xi'an Univ. of Arch. & Tech., Xi'an 710055, China)

Abstract: The experts, participating in the workshop on Jia Pingwa's new work. *A Firefly Shinning in the Darkness* held in Xi'an University of Architecture and Technology on May 25, 2013, conducted an all-round deep-level academic exchange profoundly in the aspects of the literary orientation, the theme implication, the character personality, the narrative structure, and literary creation of Jia Pingwa. The work is highly praised and evaluated in that in the way of Sinicism narration that the writer employs consistently, the work uncovers the humanity of history in the course of social change, and explores the discovery and quest of national soul while singing the dirges of the declining rural civilization. The experts each publicize their views in the even more heated discussion about the artistic image of the protagonist in *A Firefly Shinning in the Darkness* and her 26 letters to reflect herself and pursuit the spirit.

Key words: Jia Pingwa; *A Firefly Shinning in the Darkness*; Chinese experience; sinicism narrations

贾平凹长篇新作《带灯》研讨会于 2013 年 5 月 25 日在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召开,这是国内就《带灯》举办的第一次高规格、高档次、高水平的专业学术研讨会。会议由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收稿日期:2013-07-08

基金项目:陕西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陕籍艺术农地域文化性格与艺术创作关系研究——以张艺谋、贾平凹为例”(12J079)

作者简介:韩蕊(1969-),女,陕西铜川人,西安建筑科技大学文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现当代文学。

《小说评论》杂志、《美文》杂志和《关天经济报》联合主办,西安建筑科技大学文学院承办。国内当代文学界著名教授和知名评论家雷达、白烨等40余人莅临会议,在西安建筑科技大学文学院韩鲁华教授和《小说评论》主编李国平教授联合主持下,专家们围绕《带灯》的创作从文本定位、主题内蕴、人物形象和叙事结构及贾平凹文学创作等方面进行了全方位深层次的学术交流。

《带灯》是贾平凹继《古炉》之后又一部长篇力作,小说以樱镇综治办主任带灯的日常工作和生活情感为切入点,通过对乡村一系列的上访事件及樱镇在发展过程中种种人事纠纷的展现,真实地反映了中国当下农村生活的方方面面和底层民众的复杂情感。文本在对农村人物命运进行客观描写的同时,集中表现了中国农村社会变迁当中历史的人性,在对乡村文明式微唱响挽歌的同时,探索了民族灵魂的发现与求索。

一、萤火之光照亮中国基层社会

贾平凹小说历来以关注现实著称,从《浮躁》到《废都》、到《秦腔》,其创作无不密切把握时代脉搏,新作《带灯》同样是当下生活的文学再现。关于《带灯》主题定位及文学史价值是这次大会研讨的重点,也是专家们意见较为一致的话题。与会代表普遍认为《带灯》是贾平凹乡土书写的又一部长篇力作,小说直击目下社会现实之痛,深刻地反映了中国农村社会风貌和农民的心灵状况,同时以带灯的人格之美点燃了作品内在的理想之光。

在对于中国基层社会的反映上,雷达肯定贾平凹书写的乡村生活史和农民心灵史具有深度和广度,且书写家庭伦理极其丰富。他高度评价:“《带灯》是一部直面当今农村现实,探讨中国乡土灵魂及其痛苦的一部作品。百科全书式地包容了处于现代转型背景下的中国乡村的政治经济文化冲突的方方面面”。吴俊赞同雷达关于贾平凹百科全书式写作的论断,并进一步断定其与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是一种相同性质的写作与关怀,并强调贾平凹是中国当代乡土写作的

领袖,是拥有社会关怀、历史关怀、现实关怀、审美关怀和人文关怀相当突出的一个作家。白烨考察了作品的具体内容,认为:“《带灯》是对中国当下社会问题的把握和揭示。小说注重由于各种原因引起的社会生活的分野、分化、裂变所带来的问题,它写了方方面面的分裂,包括所谓的经济发展、工厂占地对农村的分化,包括镇里的干部、镇长与书记之间的问题,群众因相互之间的隔膜而闹事,特别对于当下社会缺少和睦和谐揭示得非常深刻,非常触目惊心。”

“萤火之光”主要指作品主人公带灯关注现实悲悯众生的象征意义。带灯凭借弱女子的一己之身,想为樱镇的老百姓特别是那些受了委屈的底层民众做一些事情,也正是这种自身微小却拼命努力直至最后牺牲自我的精神,带给读者对于当下乡村社会现实的深刻反思。李星在“樱镇危机四伏,带灯奋然前行”的主题发言中,认为近年来文学过于强调表现人性,甚至取代了文学对于现实的关怀,在文学越来越躲进人性的龟壳的当下,《带灯》显示出来社会批判的力量与价值,是尖锐深刻而又现实的权力批判。段建军肯定《带灯》的“灯”,既照亮了中国当代社会干群之间的分裂,也照亮了底层干部自身无法掌握自己命运的可悲现状。带灯具有一种在琐细日常生活的过程中,深刻地对我们这个时代,我们的一元化的生活进行反省的一种巨大的反思力量,或者说一种突出的、巨大的批判力量。

在反映现实生活之外,专家们还深入地探讨了《带灯》的文化学涵义,他们从人类本体的角度切入《带灯》主题,感觉到了人生命自由的缺乏和精神自觉的丧失。王春林从生命自由的缺失进行考量,畅广元则更侧重于自我的拷问和灵魂的反思。前者认为《带灯》是一部非常尖锐的,非常犀利地切入当今现实的一部小说。“它超越了一般问题小说对于社会层面的关注,变成了一部关于生命存在进行文学思考,文学表达的一部小说。它写出了被囚禁的生命存在,樱镇可以理解为中国的一个缩影,其实它写出了当下中国普遍的一种囚徒的处境。”畅广元认为这部长篇小说是一部很大的隐喻,对现实的批判只是表面

的:“我们在很多场合里面可以很轻易地批判权利,批判社会,批判他人,但我们真的就像带灯那样严肃地拷问自己,并向她心目中的那位神来倾诉她心灵塑造过程中的痛苦和追求吗?我们有这种自觉吗?少!大家在读这部作品的时候,不应该把眼光放在批判他人,想想自己,想想我们整个民族的精神状态吧!我觉得这是这部小说耐人寻味的隐喻所包含的深层次的文学价值,它会给后人留下诸多的人生启示。”

二、中国经验的中国式叙写

关于《带灯》的创作手法,专家们肯定它对贾平凹一贯创作风格的承袭,如叙事时间的处理,即用短时间几个月或一年来表现十年甚至更大的时间跨度;如文本塑造人物众多,且每个人都有对话有情节有自己的位置因而性格各异;再如作者最擅长的细节叙事,即通过细致入微的生活观察和言行摹写来展现人物性格等等。《带灯》较作家之前作品最突出的不同是生活言说的叙事方式,文本一改传统经典的故事性讲述,代之以絮语式的日常言说,特别是带灯的信件更是主人公对元天亮、叙事者对读者的双重诉说,而这一切多来自对中国传统小说技法的继承。

韩鲁华教授将《带灯》的创作方式命名为“中国经验的中国式叙写”,他说在中国当代作家纷纷向西方寻求中国文学的出路时,贾平凹却始终如一地坚持将目光专注于中国文学传统,使得他的文学创作打上了非常浓厚的中国本土化的印记,是当代文坛上此方面觉悟比较早的,也是最持久、最具特色、最富有建设意义的作家,称其为最中国化的当代作家是有其道理的。“他把中国文学悟得很透,不立流派而自成一家,以海的博大接纳外来的手法和技巧,所以我们看到的是鲜明的中国气派和中国味道。”

雷达也注意到《带灯》创作中的传统方法,具体谈到了中国小说“虚实相生”的表现技法,认为“贾氏小说是世界语境下中国的书写,是中国经验的表达,是从民间底层写起,透过一粒沙、一滴水看世界,在有限的时空虚实相生的创作手法,

小说人文品质含蓄密集,生活细节丰富”。谢有顺直接命名《带灯》的细节叙事为“日子结构”:在众多作家由于商业原因和作家本身的写作惰性都在讲好看好卖的故事,贾平凹的写作反其道而行之,传统的结构情节消失掉了,用细节来推动叙事;小说中时间的处理则充满现代感,三四十万字的小说处理的时间可能就是一个星期,或者一两个月。

李震同样体会到贾平凹处理时间的独特性具有中国古典美学的属性,就是不按照时间的序列来推进他的叙事,而是停下来做大空间,形成一个共识性的平面空间,空间美学很充分,这是真的中国的东西。李教授还独创新论,将《带灯》定位为复调小说:一条线索是26封给元天亮的信,另一条线索是作者对樱镇上人和事的叙述。这两条线索讲的内容完全不一样,26封信完全是在天上说话,对这个小镇的叙述是在地上的事情,两条线索并行且互补,完整地构成了表面意义上的复调,而阅读过程中读者和作者、和作品中的人物间的平等对话则是深层意义上的复调。

李遇春谈到《带灯》创立了一种“新说话体”,这是一种新的叙述追求,是对中国古典说话小说传统的一种创造性的转变与转化。即吸纳中国传统的说话,又灌注了很多现代小说,包括当代小说的反说话的一些艺术,融合了现代与传统小说叙述资源。20多封带灯给元天亮的信实际上也是一种说话,当然这是一种抒情式的说话,倾诉型的说话,这是《古炉》、《秦腔》里面所没有的,是《带灯》所出现的新的技术。

三、具有现代意识的女性形象

贾平凹笔下的女性形象以贤妻良母居多,她们大都温柔贤淑,虽有作家审美理想的寄托,但往往带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可谓来于生活止于生活,欠缺一种超越的高度。带灯形象则较为独特,身为小小的综治办主任,为樱镇底层老百姓说话办事,与镇政府乃至县政府干部周旋抗衡,她有着西西弗斯的执着与悲壮,更为重要的是她身上体现了人类共有的生存困境,现实与理想、

职责与良知、心狱与自由纠结撕扯,带灯形象在充满一种悲剧感的同时,又以她的萤火之光给我们带来一丝希望和一缕温暖。

仵埂肯定带灯使贾平凹作品人物尤其是女性人物有一种新的可喜的变化:“带灯这个人物形象,使我看到了贾平凹进入城市四十年后,真的具有了现代意识下的一个女性形象。”以前写过的女性,无论传统的贤妻良母还是单纯女性,大多缺乏自主自为和强大的个人意志。带灯则是“一个人的反抗”,一个人反抗一个体制,我觉得这个特例非常意味,过去我们大都对集体抱有极大的热忱,而人要自身“带灯”的形象,给我们一种深刻的启示。

白烨认为带灯体现了分裂的现实生活中,最严重的人格分裂。面对现实世界的种种尖锐矛盾,带灯必须要通过写信的方式来释放自己的各种问题和郁闷,她的日常生活状态和精神状态是分裂的,而这种精神分裂与人格分裂是作家人生悲剧感的一种表现形式。王春林将带灯及作品中其他人物定位为“被囚禁的生命存在”,《带灯》是一个巨大的象征,樱镇可以理解为是中国的一个缩影,作品写出了当下中国普遍的一种囚徒的处境。张新颖觉得《带灯》的好,不是脱离社会的好,是从乱象丛生的社会中生出来的好,就像萤火虫从腐烂的草中生发出光明。李云雷将带灯视为一个整体,她跟周围的人物包括周围的自然环境、山川河流,包括跟元天亮的通信这样一个方式呈现出她的整体的一种生命态度,她不是简单地与樱镇丑陋的现实去作对,是在现实之上的一点光亮,一种超越。

与以上文学视点不同,钱旭初主张站在社会政治学的立场上来看待带灯,首先她是一个体制内的人物,带灯所做的一切,都是一个“帮忙者”,都是一个体制的维护者的角色,因此带灯最终的悲剧就是一个帮忙者的悲剧。带灯可能是在进行一种有限制的自我的救赎,而这种救赎,事实上是无法行通的。她的这种悲剧让我们联想到鲁迅《狂人日记》中的“被吃掉的那类人”,“于是我又联想到,将来如果带灯的病好了,会是什么样?是不是也和那个狂人一样的遭遇?如果这

样一种表达能够成立的话,那《带灯》就非常深刻了。”

四、关于带灯的 26 封书信

带灯写给元天亮的信件是小说在樱镇写实之外的另一个重要部分。书信既拉开了带灯精神世界与现实生活的距离,展现出主人公超越性的一面;在整个作品现实叙事中的穿插式结构也减轻了现实世界各种矛盾造成的压力紧张感;同时还缓解了文本因生活言说带来的琐屑细碎与缺少头绪的阅读疲劳。书信部分也是贾平凹一贯的主体意象型创作风格的再次体现。

大多专家认可乃至赞美这种叙事结构,吴俊认为书信部分运用了中国小说创作的传统处理技法,就是以虚见实,因为贾平凹的写实性作品当中的抒情性、空灵性、漂浮性是特别强大的。所以“这个看上去是一个很实在的写信的情节,但是我觉得他是一个虚写,不大好做一种求真的,对应的看法。”李星肯定带灯写给元天亮的信是带灯的超越,是对痛苦现实生活的超越,是对这个世界当中最坚硬的东西最残酷的东西进行了优雅的超越,并进而肯定只有文章大家才有这种勇气,才能达到这样的效果。

也有评论者持不同意见,或是觉得信件夸大了元天亮的形象,如李震认为元天亮无法担当带灯的信任和崇拜;或是认为信件中的偶像崇拜贬抑了带灯形象的现代性意义,畅广元判断要塑造一个民族的现代性灵魂,带灯不应该在自己的行动上简单地推崇一种偶像,她应该能够在偶像的外表下建筑一个有血有肉的个性,她应该是和元天亮保持一个现代性的平等对话,她如果能从读天亮的作品中感受到她还有什么相异的想法,来和天亮交换的话会更有意味。从更高意义上来说,我们的民族最喜欢个人崇拜,我们需要对民族精神灵魂的重塑,在这一点上,带灯对天元的相信、敬重和依赖稍微有点过度。

五、《带灯》引发的思考

《带灯》的出版再次显示了作家旺盛的创造

力,贾平凹是当代文学史上为数不多持续写作四十几年的作家,他的勤奋与多产是有目共睹的,而且他的作品也与作家年龄一样在不断地成熟,可谓“人书俱老”。白烨谈到有评论者从传统乡土文学经验失效的意义上断言“50后的写作要终结”,而他以为贾平凹提供了另外一种例子,“这代人也有属于自己的活力和生命力,他们的成长及成熟过程与这个时代这个国家和民族是扭在一起的,与社会生活是无法分割的,是其他人所少有的,因而建立的这种经验和建立在这种经验上的文学思考使得他们能够写出好的东西来。”

汪政则是另一种感觉,看了贾平凹的作品发现他越写越年轻,以《带灯》最为典型,作品在《古炉》之后从历史又一次反思到现实,而且把具有中国特色的乡村的政治地理——“樱镇”作为一个点进行剖析。“我希望这部作品能在更大范围

内去阅读,不仅仅是从文学,而是从乡村改造、农村基础政权向何处去的方式来从社会学或者政治学的角度做一些力所能及的阐释,我认为它的意义不仅仅在于文学,而且在社会学在政治学。”

听取专家们的研讨后,贾平凹发言,高度肯定了评论家们的意见,说他们手上“有一个世界性的标尺,可以把握全局来考量,这对于作品具有比较准确的估计,从而能对一个具体的文本提出好还是不好,指出创作者在创作过程中存在什么问题,能提出以后创作发展的趋势。这对于作家对于中国的文学史,都有建设性的、指导性意义。”他表示吸纳大家的意见,能在下一部中写出自己比较满意的作品。

本次研讨会为《带灯》研究奠定了基础,对于推动贾平凹创作研究和当代文学健康发展,都起到了积极而有益的推动作用。

(上接第31页)的培训,使其掌握必备的流转知识和技能,有效地管理农村土地流转的各项事务。

(2)加大公共服务的供给力度。首先做好保障服务。土地担负着农民的生活、就业、养老保障功能,社会保障不健全,农民不敢不愿流转土地。因此,要加强以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农民工保护及其子女教育等为主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逐步弱化土地的保障功能,使农民放心流转土地^[5]。其次做好信息服

务。要进一步建立健全县、乡、村三级农村土地流转服务网络,实现县、乡两级有农村土地流转服务中心,村级有土地流转服务站或土地流转信息员,明确专职人员,落实工作经费,做好土地流转的信息搜集发布、政策咨询服务、流转价格评估、合同审查备案和档案管理工作。以此解决“我想转包,谁要”和“我想承包,谁有”的土地使用供求矛盾,使土地流转进入有序的市场化轨道。

参 考 文 献

- [1]卢希望.新一轮农村土地流转中的政府责任[J].河南社会科学,2012(3):62-63.
- [2]冯兆卿.我国农村土地流转中的政府职责分析[D].济南:山东师范大学,2011:23.
- [3]周秋琴.冲突与协调:我国农村土地制度变革中农民权益的保障[M].镇江:江苏大学出版社,2011:44.
- [4]房金秋.中国农地流转中的基层政府角色研究[D].北京:中国政法大学,2010:21-22.
- [5]李雅莉.河南省农村土地流转的现状及对策研究[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11):102-103.